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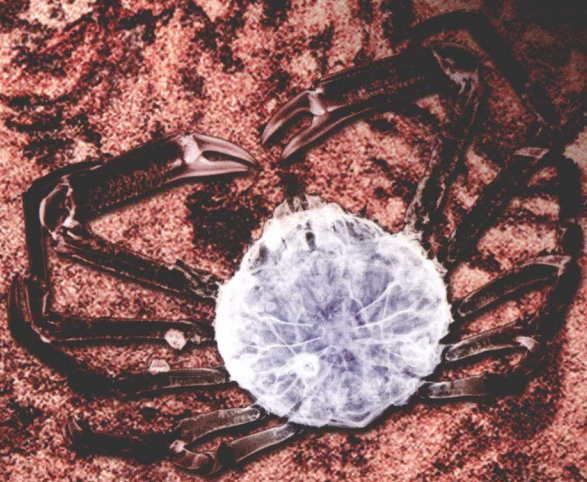
驱虫世家不为人知的诡秘传奇

Chong Tuteng

虫图腾

③ 疑云虫重

【闫志洋◎著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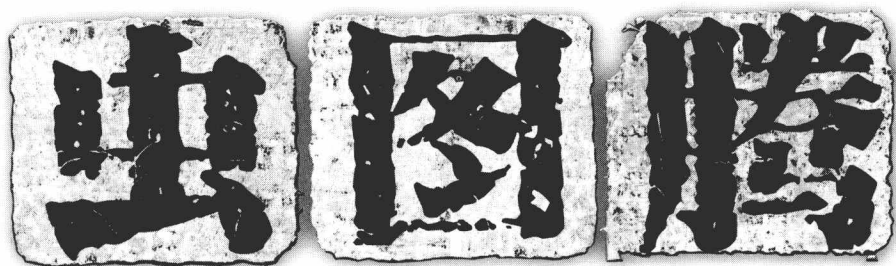
014043816

I247.57

3424

V3

Chong Tuteng



③ 疑云虫重



「闫志洋◎著」



北航

C1731356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[247.57]
3424
V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虫图腾. 3, 疑云虫重 / 闫志洋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-7-5108-2791-4

I. ①虫… II. ①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4246号

虫图腾. 3, 疑云虫重

作 者	闫志洋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	17
字 数	240千字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2791-4
定 价	32.8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014042819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引子
- 017 一 北平城，墨玉初现世
- 033 二 黄河岸，蒙古死之虫
- 049 三 雾隐镇，蚊狮斗死虫
- 065 四 乱坟岗，隐秘遗百年
- 085 五 雾漫山，萤火虫之惑
- 101 六 安阳城，揭秘百年身
- 115 七 遇鬼镇，重重灭门案

- 133 八 兰州城，巧破毒虫计
- 149 九 辨真伪，勇闯北风寨
- 169 十 蒙死虫，绝境逃生天
- 183 十一 缘石斋，骨肉再相逢
- 201 十二 破凶镇，凶域变湖泽
- 217 十三 凶蛊虫，驱虫家族人
- 235 十四 百年惑，崎岖新疆路
- 255 十五 火焰山，迷雾欧阳宅



引子

F o r e w o r d

也许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，那就是某个场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，明明不曾发生过却隐隐觉得在什么地方遇见过，或者是在梦中吧。而此时此刻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。

当我瞥见她的那一刻，血液几乎凝固了，我连忙匆匆离开座位，慌乱地下了楼梯回到车里，任凭手机如何狂乱地响着也不敢再接那个电话。我脸色苍白，颤抖地将手机关机，开着车回到了宾馆。

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那个夏天，在爷爷潘俊住进医院一周之后。在此期间我将爷爷所讲的那个故事告诉过很多朋友，大多数人不置可否地摇头，或许那个故事太过于离奇，已经超出了现实的范围，除了一个人，他就是听过这个故事的很多人中的一个，我未曾见过面的“朋友”——童亮。

这位老友告诉我如果能将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一定非常吸引人。几经考虑，我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将这个故事整理出来。而就在我刚刚决定之后的第三天，我接到了童亮的电话。

“兄弟，有个人想见你！”童亮在电话中如是说。

“想见我？”我有些诧异地问道。

“对，一个对你那个故事感兴趣的人！”童亮的语气颇为神秘，“而且貌似她也知道一些关于驱虫方面的事情！”

“好！”听到驱虫两个字我立刻答应了，收拾好行李之后，我便启程来到了北京，与那个人约好在三环外的一家名叫四川图腾的饭店会面。

我早早地来到饭店等着，说实话我有些忐忑，一来是要见素未谋面的童亮，二来是关于他口中的那个对我的故事极为感兴趣的人。

在我坐下来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我瞥见门口有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我的目光瞬间被男孩身边的女子吸引住了，恐惧、窒息，当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，我简直都忘记自己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了四川图腾。

坐在车里，我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我知道是童亮打来的，我颤抖地将电话丢在一边，最后关掉了手机。

回到宾馆之后我立刻冲了一个热水澡，打开手机，有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全部是童亮打来的。我鼓足勇气拨了回去。童亮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放我鸽子啊！”

我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我见到你们了！”

“你见到我们了？”童亮有些诧异地重复道，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如果你方便的话来一趟我住的宾馆，有些事情我想和你单独谈谈！”我特意将“单独”两个字咬得极重，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略微停顿了一下说道：“好吧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童亮出现在我的门外，我的感觉果然没错，当时陪同在那个女子身边的男孩果然是童亮，虽然相识不久，却一直深交，简单寒暄几句便步入了正题。

“今天既然你已经到了，又为何忽然离开呢？”童亮奇怪地问道。

“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件事吗？关于十几年前我的经历！”我一面说一面点上一根烟，幽幽地说道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童亮未说完，我便将自己的左腕伸出，在我的左腕上有一处明显的伤疤。童亮看到那处伤疤之后，整个人都怔住了，“你所讲的都是真的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长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对于我来说那个夜晚永远是不堪回首的！”

“那晚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？”童亮好奇地追问道。

“那晚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走到窗边，此时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，霓虹在细雨中显得有几分梦幻，童亮坐在窗前的电脑桌前，一直注视着我，静静地听我陈述着那晚所发生的事情。

那是十几年前一个盛夏的夜晚，刚刚放了暑假的我被送到北蒙的老家，与爷爷一起居住。此前爷爷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很模糊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模糊，爷爷也变得很神秘，只记得他不论冬夏始终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。

与爷爷居住并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因为他从不会笑，脸上始终是那一副冰冷的表情。那个夏天的夜晚，我忽然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爷爷不在旁边，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月亮格外大，格外圆，明晃晃地挂在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，我穿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门去。

北蒙位于燕山山脉的群山之中，本来人家也不过十数户而已，爷爷所居住的地方更是在这村子的最里端，与外面的人家基本隔绝开来。我站在门口，白花花月光落在我身上，虽然是盛夏时节，但这山中的夜风吹过身上依旧是凉飕飕的，有些寒意。

我环顾四周却并未发现爷爷的踪迹，一时间我有些害怕，焦急地在屋外寻找着爷爷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胸口萌生出来，我扭过头在屋子中寻找着，鬼使神差般地来到房子后面的院门口，平日里这个院子总是上着锁，不过这天晚上那扇门却微微地开着，几乎没有思考我便推开了那扇门，心想爷爷恐怕就在这院子里面。

走进院子，里面有一间小屋子，像是柴房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口，轻轻地推了一下，那扇门竟然在“吱呀”一声之后敞开了。屋子不大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，在那桌子的下方隐约透射着淡淡的光，我走近一瞧，竟然发现在那桌子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入口。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梯子向下面走去，随着身体逐渐进入，一股凉飕飕的冷气从下面袭来，我微微将衣服裹紧，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谁知那梯子上布满水汽，我脚下一滑，一个趔趄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顿时觉得胳膊一阵阵酸痛。

我一面揉着胳膊一面抬起头，谁知恰在此时我整个人都怔住了，在我的眼前竟然平躺着一具女尸，是的，那个女子躺在一张床上像是熟睡一般，看样子不过二十岁出头，双眼微闭，相貌精致。我站起身来试探着伸出手轻轻在那女子的身上碰了一下，谁知那女子忽然一把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，她锋利的指甲瞬间刺破了我的皮肤，我只记得鲜血汨汨地从我的手腕处流淌出来，接着所有的记忆都开始渐渐地模糊了下去。

当我将这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童亮之后，他一直低着头沉默着，良久之后才说道：“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！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因此你离开了北蒙，直到今年才再次回到那里是吗？”童亮追问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其实在那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只是因为事情也许说出来更难以让这位兄弟相信，因此我选择了谎言：“算是吧！”

“那……这跟你见那个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童亮不解地说道。

“也许你不会相信，但这绝对是个事实！”我沉吟几秒之后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“那个女孩和那具女尸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！”

我的话音刚落外面忽然闪过一道红色的闪电，紧接着一声巨响，似乎整个楼都在巨响中震撼，我和童亮面面相觑，或许这是什么不祥的征兆。

雷声过后，童亮忽然脸色苍白地站起身对我说道：“沐洋兄，有件事我忘记和你说了！”

“嗯？”我诧异地望着童亮，与此同时我的房门竟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“难道是她？”

童亮无奈地点了点头，站起身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了房门，一个上身穿着白色T恤，下身穿着牛仔裤，长发披肩的女孩子出现在了的面前。

我与那女孩子四目相对，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过了片刻童亮才清了清喉咙说道：“沐洋兄，这就是我和你说的……”

“你就是潘沐洋？”未等童亮介绍完，女孩子便径直走到我的面前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女孩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的表情，她笑着说道：“终于见到你了！”她如释重负般地说道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呵呵，我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子月！”女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，这点让我始终无法将她与一个外国人联系在一起。

“对了沐洋兄，忘记告诉你了，她是日本华侨！”童亮介绍道。

“你刚刚说你姓欧阳？”我追问着。

“呵呵，嗯，如你所料，我就是火系驱虫师的后人，不过现在我就职于日本的一家文化公司，主要负责与中国的一些出版社合作，出版一些日本作家的书籍，也正因为如此才和童亮相识，后来他提起你的那个故事，我便拜托他帮我找到你！”欧阳子月客气地说道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！”虽然是这样，但我的脑海中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她怎么和那具女尸长得如此相似，难道那具女尸是……我不敢继续想下去。

“关于你所说的那个故事，是道听途说还是确有其事？”欧阳子月一双清澈的眸子望着我，让我防备的心瞬间融化了，我伸出右手轻轻将袖子捋起来，露出那两道伤疤，她盯着我手腕上的伤疤，目光复杂地摇了摇头，“她……果然还在！”

“她？”我和童亮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，之后两个人四目相对。

“难道你知道我爷爷密室中那具女尸的来历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欧阳子月点了点头，正在此时，她的手机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，欧阳子月接通电话，口中说着日语，大概十分钟，欧阳子月忽然停住了，她犹豫了一下扭过头注视着我，那种目光让我有种不自在的感觉。

“电话里的人想和你说句话！”欧阳子月语气恳切地说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我望了望身边的童亮说道，“可是我不会日语！”

“没关系……”说着欧阳子月将手机递给了我，我疑惑地接过手机放在耳边，里面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。

整个晚上，我都被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包围着，这里是三元桥旁边的一家酒吧，我蜷缩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，沙发后面是一个棕色的落地窗，童亮坐在我的对面，接了那个电话之后欧阳子月便匆忙离开了。

“沐洋兄，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？”几杯酒下肚之后，童亮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
“唉，一个我都不敢相信至今还活着的人！”我长叹了一口气，点上一根烟扭过头，目光透过那棕色的落地窗看向窗外。

“亮，我决定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了！”我像是忽然想通了一样说道。

“嗯，好哇！想好名字了吗？”童亮一直对我的作品极为支持，此刻见我终于想通了颇为欣慰地说道。

我舔了舔嘴唇，恰在这时，落地窗外面闪烁着一排巨大的红色荧光灯——“四川图腾”。我说：“就叫《虫图腾》吧！”

童亮想了想之后，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，我如约来到了欧阳子月公司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厅，她早已经等在那里了。见到我之后，欧阳子月显得格外热情，在服务员端上一杯咖啡之后，她终于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沐洋君，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忐忑，唯恐今天你不会来！”欧阳子月说话的风格一直都是开门见山，省去了所有的客套。

“呵呵。”我淡淡地笑了笑，“只是我不知道爷爷究竟会不会接受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所以我今天把你约到这里，也是希望能先见见潘老先生！”欧阳子月恳切地说道。

我低下头有些犹豫地说道：“让我再考虑一下吧，现在已经是爷爷最后的日子了！”

欧阳子月显然有些失望，不过她颇为理解地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她带着我了解了一下由他们代理的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。

傍晚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某军医医院，走进特护病房，爷爷正安详地躺在床上双眼微闭，父亲坐在他前面的沙发上手中摆弄着一根烟，显然医院禁止吸

烟的规定将他折磨得够呛。

我轻轻地推开门，父亲立刻抬起头，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拿着烟走了出去。我点了点头坐在沙发上，父亲刚刚关上房门，爷爷便睁开了眼睛，他望着我说道：“沐洋，你见到什么人了是吗？”

我诧异地望着眼前的爷爷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爷爷，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

“唉，你应该见过一些人了吧！”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说道，“这个人也是驱虫师，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她已经在你身上留下了记号，或许现在你已经知道在你身上留下伤口的那个人是谁了吧！”

“咦？”我错愕地望着双目微闭的爷爷，似乎这个老人对所有的一切都早已了然于心了。

“爷爷，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她……”我抬起头小心地望了一眼爷爷接着说道，“为什么她会被您藏在密室里！”

爷爷长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的神情，他顿了顿说道：“沐洋，推我出去走走吧！”

我连忙点了点头将轮椅推了过来，爷爷双手支撑着身体从床上坐起来，我刚要上前搀扶，谁知却被爷爷一摆手挡住了，我识趣地向后退了两步，爷爷这才艰难地坐在了轮椅上，我推着他走到住院部后面的花园，在一棵梧桐树下停了下来，阳光和煦地洒在爷爷身上，对爷爷来说住院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，他闭着眼睛像是享受着一般。

忽然爷爷伸出左手做了一个“夹”的手势。我会意，爷爷是想抽一根烟，但是大夫曾千叮咛万嘱咐不准爷爷再吸烟了，对于一个肺癌晚期的患者来说吸烟无异于火上浇油。我摇了摇头，咬着嘴唇说道：“我没带烟！”

“呵呵！”爷爷微微笑了笑，说道，“沐洋，知道吗？你永远是个不会说谎的人，对于我来说吸烟和不吸烟，也许只是少活一天或者多活一天的事情。”

我沉吟了片刻，将一根烟点燃，看看四下无人便递到爷爷手里，爷爷吸

了一口烟，忽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我连忙上前，爷爷微微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沐洋，你过来！”

我好奇地走到爷爷面前，只见爷爷从怀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包，递给我说道：“这个你带上，如果看到那个人就把这个纸包交给那个人，这辈子我是不会再见那个人的！”

“爷爷……”我诧异地望着爷爷，只见他吸了一口烟，闭上双眼冲着我微微摆了摆手，示意我离开，自己坐在阳光里享受着那缕温暖。

我将红色的包裹放在自己的包里，正要出去，恰好与父亲迎了个正着，父亲一脸愁容地望着远处的爷爷，手中拿着一张化验单。

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此刻我已然从父亲的表情中察觉出了一些端倪。

“大夫说你爷爷恐怕只有一两周的时间了！”爸爸轻声说道，但之于我却如同惊雷一般。

“真的……真的只有一两周了吗？”我知道这个问题等同于没问，父亲点了点头，递给我一支烟说道，“沐洋，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出行，多陪陪他吧。”

我吸了一口烟，诺诺地点了点头，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爷爷，他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沐浴在阳光中……

“你们怎么能在这里抽烟呢？”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护士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烟丢在地上用力地踩了一脚说道，“你们没看到后面的牌子吗？”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看到那里果然有个禁止吸烟的牌子，我无奈地和父亲对视了一下，只见那个小护士向爷爷的方向走了过去，爷爷的指尖还夹着半截烟，她走到爷爷身旁站了一会儿，声音柔和地说道：“您是不能吸烟的！”

爷爷抬起头，顺从地将手中的烟递给那个女护士，那个女护士接过烟，寻了一个垃圾箱丢了进去，推着爷爷轻声说道：“昨天晚上您去了什么地方？”

这声音虽然很轻，但是却让我身体一颤，昨晚应该是父亲在守夜，我扭过头望着父亲，他一脸凝重地望着爷爷，显然他也听到了刚刚那护士所说的话。

“爸，昨天晚上……”我向父亲询问。

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似乎对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半点记忆。

与欧阳子月约定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中午，我醒来的时候手机正不停地狂叫着，我迷迷糊糊地接通了电话，那边便传来了欧阳子月的声音。

“ohayo！（日语：早安）”欧阳子月轻声说道。

“哦，早上好！”我坐起来半靠在床上随手抽过一根烟叼在嘴里。

“您……”欧阳子月有些犹豫地问道，“您决定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我坚定地说道，“一会儿我们在机场见吧！”

“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！”欧阳子月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痛快地答应，过了一会儿接着说道，“那老先生他呢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说道：“恐怕他不太想见那个人！”

“哦！”欧阳子月的语气中显然带着几分失落，不过片刻之后她依旧打起精神说道，“不过能见到您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十分开心的！”

“呵呵！”我微微笑了笑，瞥了一眼放在床头的那个红色布包，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

大概用了三个小时，我终于来到了首都机场，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之后，欧阳子月便打来了电话，她告诉我她在候机大厅等着我。

来到候机大厅的时候，我见欧阳子月穿着一身合体的淡紫色连衣裙，与昨天见到的那个干练的女孩子完全判若两人，此刻她站在候机大厅门口，手中攥着手机焦急地等待着，见到我之后她便向我挥了挥手。

我们两个人来到候机大厅的出口处，欧阳子月抬起头望着头顶上的数字牌。

“他大概什么时候到？”我望着欧阳子月说道。

“哦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样子！”欧阳子月有些抱歉地说道，“让您和我一起来等实在抱歉！”

我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事。”话虽如此，其实我心中依旧有些忐忑，电话

中的声音是个老人，我已经大抵猜出了他的身份，可是心里却总有一丝不安，似乎这个人的到来会改变什么。

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一架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，片刻之后，出口处便挤满了接机的人，欧阳子月站在护栏外面面向内中张望着，脸上时不时露出期待，接着是失望的神情。

待那些人都走光了之后，欧阳子月抱歉地望着我说道：“抱歉，他们应该坐的就是这班飞机，怎么会……”她扭过头，柳眉微蹙地说道，忽然她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眼前一亮，脸上立刻出现了笑容，拉着我向后面飞奔而去。我就这样被她拉着奔到门口的时候，一个看上去七十多岁但精神矍铄的老者，戴着一副棕色眼镜站在我和欧阳子月的前面，在他身后站着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提着行李和包裹，看来是他的随从。

“爷爷，您来了！”欧阳子月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抱住眼前的老人，而我则呆呆地站在一边，观察着眼前这位日本老人，忽然我发觉那个老人也在用同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爷爷，这就是……”还未等欧阳子月说完，那老人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左腕，将我的衣服向上撸起，左腕上的伤疤立刻露了出来，那老者痛苦地皱着眉头，轻轻摘下眼镜，两行泪从他的眼眶流淌了出来，他向后退了一步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！”

他这一连串奇怪的举动让我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，我上前一步，想要去搀扶眼前的老者，谁知他却厉声道：“请你不要动！”

话毕，他毕恭毕敬地跪在我的面前，双眼始终盯着我手腕上的那两道伤疤，似乎他并不是给我下跪，而是给我手腕上的那两道深深的伤疤下跪。

于是在首都机场便出现了这样的一幕，一个年过古稀的日本老人跪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，不明就里的人将我们团团围住，我甚至能感到人群中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落在我身上的灼热感。

过了良久老者才站起身来，有些歉意地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围观的人顺从地让出一条路，随从走在前面，老者在欧阳子月的陪同下

跟在他们后面，而我则一直跟在最后，似乎还没有彻底从刚刚那一幕清醒过来。一直到坐上车，我才从人们那奇怪的眼神中逃脱，而我此时也渐渐清醒了过来。

这是一辆加长的黑色别克，我坐在老人和欧阳子月的对面，欧阳子月的手始终放在老人的手中，而老人却一直望着窗外，不时发出一声声低低的叹息。

“爷爷，您多久没回过北京了？”欧阳子月似乎要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。

“六十年，六十年啊！”老者重复着，“全变了，以前的所有都变了！”忽然老者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抬起头说道，“孩子，你爷爷……”

“爷爷，对不起，好像潘爷爷不想见您！”欧阳子月十分内疚地说道。

听到这话之后老者脸上的神采顿失，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，他沉沉地低下头，过了片刻自顾自地笑了笑说道：“他……始终还是不肯原谅我啊！”

虽然我想安慰眼前这个老者，但是却始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，或许他们那一代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谜，即便能揭开其中的秘密，也未必能看懂他们的心境。忽然我想起爷爷在临行前给我的那个红色布包，我连忙从包里拿出那个布包递给老人说道：“这个……是爷爷让我交给您的！”

老人听到我的话眼睛放光，立刻来了精神，慌忙伸出手接过那个红色的布包，那个瞬间他整个人都怔住了，片刻之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那个布包一层层地剥开，只见一个翠绿色的一指长、上面有两个小孔的哨子出现在他的掌心，几乎与此同时，老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，他双手捧着那枚哨子，良久之后，才深深地吸了两口气：“谢谢，谢谢潘哥哥，谢谢！”老者望着窗外不停地重复着。

回到他们下榻的酒店，立刻有几个护士走了上来，其中一个人推过来一张轮椅，谁知老者却拒绝坐上去，他极为抱歉地告诉我，由于输液的缘故让欧阳子月先陪我待一会儿。我点了点头，刚刚实在看不出这个精神如此矍铄的老人竟然还需要输液。

在这家酒店二楼的一家星巴克里，欧阳子月和我的面前各放着一杯咖啡，她始终在用勺子搅拌着那杯咖啡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终于她忍不住说道：

“请你……请你带我去见你爷爷，我想当面求求他，求他见我爷爷一面！”

我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对于爷爷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，一旦决定的事情是绝不会改变的。

“求求你了！”欧阳子月一把抓住我的手说道，“其实爷爷已经病入膏肓，早在十几年前便一直卧床不起了，最近忽然来了精神，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大夫说恐怕他的大限已到，人忽然这么精神也许便是回光返照。我知道爷爷一生的心愿便是能回到中国，能当面见见潘爷爷！”

我咬着牙想了想然后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再试试吧，不过……”

谁知我的话音未落，欧阳子月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：“那就拜托您了！”

她的举动让我有些骑虎难下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晚餐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那个老者，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，似乎精神极佳。

晚上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，老者一直将我送上车，推开车门的瞬间，老者将一本书还有一个信封递给我说道：“拜托将这两件东西带给潘哥哥！”

我拿着那两样东西，犹豫片刻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抬起头看到欧阳子月正用一种几近哀求的目光望着我，我明白她眼神中的意思，我还以微笑，坐进车里。

见到爷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，父亲因为有事暂时让弟弟来陪床，我进来的时候弟弟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爷爷看见我微微笑了笑说道：“见到他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坐在爷爷旁边的椅子上，将今天见面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最后拿出那本书还有那个信封。爷爷接过那本书，上面写着《百年虫史》，叹了口气，接着将书放在一旁，打开信封，几张黑白照片从里面掉了出来，爷爷一下子怔住了，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照片拾起来说道：“沐洋，把灯打开！”

我连忙将灯打开，爷爷将几张照片放在眼前轻轻摩挲着，照片已经泛黄，但依稀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几个人，其中一个女孩长得竟然与欧阳子月毫无二